

源，而黃河初源之發見，則自張騫始也。故余敘述中國探察河源之歷史，以張騫爲第一次。然是時匈奴逼處於北，西羌間隔於南，時阻漢道。使張騫不能普遍考察，以明河水之所經行。說初源，僅及于闐河，說潛行，而不能實指其出於何地。非張騫之不智，蓋亦環境迫使之然也。及李廣利伐大宛，鄭吉破車師，匈奴遠遁，西域服從。宣帝爲之設都護，元帝更置戊己校尉，西域之土地山川，道里遠近，益近翔實。班固作漢書，爲西域立專傳，其敘述河源，亦較史記爲精密。其說云：

『西域南北有大山，中央有河。河有兩源，一出蔥嶺山，一出于闐。于闐在南山下，其河北流，與蔥嶺河合，東注蒲昌海，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。去玉門陽關千三百餘里，（原無千字依王念孫說補）廣袤三百里，其水停居，冬夏不增減，皆以爲潛行地下，南出於積石，爲中國河云。』

按其所述，以較史記，則詳實多矣。班氏承中西交通大開之後，又親至私渠海，其弟班超久留西域，記其聞見，參以檔冊，故能言之確着可據也。蓋新疆南部，有一大河，曰塔里木河。會合南北支水，東流入羅布淖爾。在北者，爲喀什噶爾河，出於蔥嶺，東流。阿克蘇河，庫車河，海都河，均入焉。在南者，爲葉爾羌河，出於崑崙山，東北流。和闐河，且末河，均入焉。班氏雖僅舉兩源，一爲蔥嶺河，一爲和闐河，蓋舉蔥嶺河，則北路諸水皆屬之。舉和闐河，則南路諸水皆屬之。揭其大綱，去其枝葉，並非有意遺漏也。惟河水潛行地下，南出積石一語，頗啟後人訾議。但說「皆以爲」三字，則班氏不過畧述當時一般人之推測而已。非班氏私意也。自班氏之說出，而後人之言河源者悉宗之。雖王肅鄭玄之注尚書，均以河水出崑崙爲言。而鄧展之注史記，不信河源出崑崙，而本禹貢「導河自積石」語，以爲河源出於金城河關，即今河州之積石山也。但說文，風俗通，廣雅，皆云：『河出崑崙。』而高誘之注淮南子，郭璞之注山海經，所述皆同於漢書。以及應瑒之靈河賦，成公子綏之大河賦，所述亦同。是黃河初源在西域之說，已普及於一般注釋家，及文人矣。自魏晉以來，中外交通時斷時續，而商賈之販運，僧侶之往來，仍不絕於途。關於西域地形，耳聞目驗，記載亦富。至北魏酈道元作水經注，囊括